



陳稚德進士稿序

稚德謁余橋門余物色稚德異等稚德文如黃鐘
在衆音繁奏間不與錚錚者混鳴又如蕩花中行
忽見蒼松挺立令人躍然顧盼不置也是年異等
高第自稚德始稚德出所携平日上公車牘示我
則春蘭秋蓉不似剪綵而把玩自覺態饒其以意
不以象以神不以色蓋穆乎其玄解也吾甚快之
稚德爲人盖有遠意者冲漠不盈大抵如其文夫
文不可評而意可論也酒有酒意筆有筆意人之

于文亦然昔有客問余陶彭澤葛巾漉酒事曰對
客脫巾禮固不爲高人設也還復着之餘瀝漬巾
沾衣奈何余笑曰我亦苦張顛醉筆作書以頭濡
墨恐臨池那得如許水洗髮耶其人亦笑嗟乎此
所謂論當日意不宜論當日事者夫人各有意意
之至而文章生吾以定其爲人讀稚德文當先識
稚德冲漠不盈之意而後玄解可領吾非能相文
抑是我所以相稚德也

范進士二山攬勝錄叙

佛非必禪仙非必玄游不必嶽飲不必聖但有其
意者自得耳王元美記海市謂奇袤之士所得影
響其君爲始若武者而其狀雲氣峯嶼之變比于
神仙樓臺奇乃彌甚及覽讀玉坡所貽我蓬萊海
市圖見其澹煙微氣恍惚縹緲若離若合或凸而
城或蹲而鴟一林間微存其意不盡如世俗所傳
怪怪奇奇者乃知真景政不在多夫意之所造皆
幻也而言之爲物浮景浮于水言浮于氣文浮于
意類也知其解者筆筆皆真筆筆皆幻矣玉坡靜

寶日堂文集卷之十一
四十二
眠僧寮似佛夢與羣真語似仙手一編陶然似沉
酣八斗二參嘯歌石泉山谷響答似歷窮海內奇
山水而以此意爲文章幻矣哉真矣哉吾安能狀
其巧妙也耶玉坡又薄視所著述爲筌蹄而以撐
持世界自許將視雲煙泡沫一掃空之其亦有曠
觀海若者焉夫萬事遊戲日變日新日新之謂不
積不積而富有大業綦此矣斯其爲玉坡之所存
乎誰謂其文非幻也耶

范進士大任子十義序

米家園有靈石圖作八面觀楊弱水謂當作十面
龍君御題曰非非石便一筆掃去十面景樣矣靈
物之憑人取景也如此讀大任子十篇似怨似傲
似涕似嘯覺昌黎柳榆窮鬼夢得問卜大鈞都屬
無聊語大任子勝觀數定觀理等窮通如蟻矇視
涉世如雲煙其非文非非文也哉吾安得以十子
問窮語觀之憶吾嘗爲米家題非非石曰萬物誰
是誰非是彩雲一點秋空裏幻爲奇峯或老人靈
通萬變生眼底意中有景眼非真如燈取影影隨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一
燈總饒變現河沙數一卷色相同崑崙橫嶺斜峯
看不足廬山依舊非面目小米甯中丘壑奇十面
看石石亦非此語頗堪爲大任子寫照也

杜進士稿敘

吾儕年踰四十話兒時事不覺增感然吾四人爲
里社兒則甚異當戊巳間詹養貞先生試童子首
峻甫次君遷次余次涵甫四子並列籍金山嚶嚶
有文章名其年相次則長涵甫次君遷及余與峻
甫也當是時它庠士皆避席四子凡較試四子文

章一出它庠士皆以得一讀爲快乃四子刻意精
進志氣相濯磨並期自勉于古之人相對無華言
彈摘文字無諛語或經年不合併或深譚竟日夜
把臂懽笑諧謔並絕垂三十年於此矣峻甫先雋
而余繼之南宮之役並遊師門遲十年而君遷與
涵甫長君公謨並第進士乃涵甫且需次里選上
公車有空羣北冀意矣君遷如純鈎百鍊而公謨
乃出硯之莫邪遲者火候良苦而疾者其光芒不
可逼視君遷有子負奇名而君遷得之先涵甫有

子負奇名而其子得之先吾輩出處遲疾思之太
奇然吾四人當兒時志氣品目已定涵甫愿秀君
遷温文峻甫靜篤而余乃灑灑俞俞當之今君遷
與公謨文章並行矣君遷之面目涵甫之家學具
在也吾輩安能從機杼上別新絲哉嘆其日新日
變而已矣夫稱引文字爲諛語其于進賢冠不幾
蛇足何如敘吾輩交道爲千古玄晏快哉君遷子
仁趾屨余選君遷文而徵序余作此語敘之是日
涵甫亦爲子公謨問余敘也雖然余敘公謨無易
此矣他日俟峻甫還當以此快語語之

題太學講章稿序

國學司業以稱說書義程量文格勞來不倦爲職
事按功令月輪會講則先日諸堂師具講草二篇
上廂詳定而詰旦鳴鼓會諸弟子於堂皇設高座
于前楹張蓋具威儀博士堂師一人升堂而講祭
酒南嚮司業東嚮上坐堂師以次東西列下坐諸
弟子肅衣冠整班鵠立而聽蓋其典禮尊重如此
凌夷而後諸堂師旣不能數具講草而據坐高談

輒又多遜不學爲容以是講禮寢廢月不數舉余
視事卽遵掌故月凡二課二講講之先一日余自
爲講章經書各二篇又爲訓古一篇凌晨坐本廂
設講席諸堂師列坐而肅弟子于庭簡諸生中亮
音而和節者二人從容陳說抉心性之本明六經
之義旁引世務近取躬行曲鬯直指滿堂穆然以
聽講畢出楮墨費勞代講者又司業間以微語指
點其所未盡人人意滿而去凡一再舉而環聽者
寢盈東西序矣自戊午初冬至庚申春孟講席之
會凡二十日有奇得講章若干首又春令初新感
激時事爲諸生講責君責臣二章輒具一疏以獻
當宁國學教士之言入告我后用申交儆儒臣事
也釋褐之會從辟雍第南宮者四十三人盛矣剗
燕喜會而講名臣三章以樂之重始進端嚮往一
日之長誼固應爾若夫訓古諸條採取古人言行
編輯成文但取易曉以告世胄蒙學至其立身行
已矩矱存焉或亦通儒所不棄也夫陽城敦孝弟
胡瑗備科條行之于身而章之于教余甚愿焉若

夫以口說代肝胆則不敢爲諸弟子隱雖然學其
泉乎教其燈乎夫泉朝夕汲而不罄其源者學之
無窮類是也一燈分爲千萬燈而燈光未嘗虧焉
者教之所以愈廣大也識此意者我與諸弟子益
宜新新不已各以生平自勉焉斯不負一時橋門
盛事矣

王春卿稿序

吾嘗論文品高下繫乎骨法至於伏習衆神巧者
不過習者之門斯則不易之論也神化所至皆因

乎習人心靈變百出惟習故生惟生故新也吾慨
文章家駭衆以爲名剽獨智誇不朽以爲高每拈
一題舌乾如寒蟬之抱露筆齟齬不能下枯坐竟
日謂是嘔心賈海內重也不知此正坐不習耳無
得于中而以習心勝氣騫離奇以出之其於聖賢
之意遠矣哉夫文章在甘苦之間苦不能甘必爲
弱喪此學士所以幾悞生平荏苒年月也自吾還
山見文章家來相質者必勸以其習然惟骨法饒
具者乃彌習彌新耳吾友王春卿少負文章名試

輒冠軍獨步而能沉思自力澤于理邃于養其苦心此道者垂十餘年當余丁戊間讀其文神駿下太行絕塵無留影也已從癸丑還見其近稿燭在帷而湛盧之處室矣乃其光闇焉乙卯春偶得其社中諸作讀之思闇而節亮如泉萬斛而曲折不礙也達矣蘇子曰文至于達而不可勝用春卿其日生而新者耶然吾見春卿靜養而深鍊每社中操筆時拈七題獨坐鎮日丙夜藁具矣夫沒者之忘于水也擾龍者之忘于龍也習而久而忘也忘則神化所至何多讓焉春卿旣得雋其稿懸於國門珠玉成價當世自能定之獨言其平日之伏習者以勸文章家視爲榜樣毋徒高語不朽而置習于巧之後也

聶駿如行卷序

帝魁以來之書世不經見而間存于先秦之未灰如顛頊上善若水黃帝大圜在上諸語世爭寶之爲奇其實六經無一字不奇也飲食不知之民字櫛而句比之遂比于家人言夫千古孰有能奇於

寶山室初集卷之二
六經者耶吾乃知文章之道凡剞者奇也其因者
陳矣世之衰也士眇卓然特立之氣而下同洛陽
季子之揣摩其成也資以博黃金卿相而絕不思
有開剞乾坤最上一路故氣薄而文卑夫能獨守
其所見以振其氣而暢其言者斯亦杰中之杰矣
駿如髮未束而從我問稅其文磊砢而多奇已爲
諸生人莫能識而文益奇余聞一繩削之而弗變
也已得雋而文之奇彌甚然條貫兼總則程于理
而弗畔循於格而弗軼每拈一題枯髯嚔血必有

所見又非虛恢詭裔之爲事者蓋駿如讀書泖上
蕭寺中好爲湛深之思危坐寒更達曙不寐寺僧
歎曰吾輩臥牛衣中燒磚熨足尚無煖氣公何耐
勞苦若是予聞而益奇駿如不獨奇駿如之文也
據其所至必能自我作古剞未曾有其挾之以出
而行于世豈止齷齪說當世人主出其黃金相印
者哉余知駿如之駿在髮未束時今以定其爲龍
爲象也則于蕭寺中危坐達曙時駿如之爲奇固
未易以文章論矣于其偕計而北征也書以敘之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一
江上課士稿序

江上一城如斗大學官舍風雨四壁耳然絃誦所
至千家桃李秣陵風物差不相遠猶子晉卿世宦
而貧資薄祿自給徃主教事日與高才生風雅倡
和旣以自廣亦以鑄人由是正始風流雲集霞舉
每課一目各窮思極致燦焉綺合晉卿攜歸示余
讀而快之夫吾家世讀書父兄故譚經傭也爲儒
生餬口館穀便不受人間作業錢爲官居冷地乞
微祿易稱塞勝于駟馬高蓋其憂更大以晉卿之
志操視我伯父觀察公清風苦節倍光美矣况其
孳孳向往殆難量測者乎夫學如流泉出焉不窮
教如傳火分焉不虧我受事成均有味此二語遂
覺論文較稅諸士子園橋門繞座不肯去今晉卿
其亦類之吾家世澤之長何其北暨于燕南漸于
江也

門人于聖孩草序

坐苑西葵窩中草制一兩段作史如袁宏漢紀體
日不能一版而長安弟子投我課業者輒津津喜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一
讀讀而快意則擊節起舞以故戶錯弟子履而穎
慧奇秀之士其行卷吾皆能讀之于門高大其子
弟多賢司直沉寂似定僧吾所器也聖孩如渥注
之馬奔雲而向玉塞快絕俊絕黃金臺下固自有
神駒豈謂僅僅具一副駿骨哉聖孩勉旃且昂昂
際日而行不特受千金享矣我九方臯也考而譜
馬經海內過信謂其出口成相譜今聖孩卷行矣
我其堪作玄晏耶抑聖孩他年之價政未可以千
金定也

施生雍門草序

齊人有雍門彈禹聲有雍門草歌苦而傷知稀然
禹聲知不應稀也吾輩眼在禹聲手在兩具勝場
當不寂寞雖然以禹聲游雍名鵲起長安市而未
立南宮之幟何容不歌寂莫也枯木寒鴉水落石
出人境至此過清冷矣而桃花流水滿山青黃碧
綠在轉眼間故曰冬令藏而善生夫藏則必生洩
之無餘必轉爲蕭索所以人宜法冬令不宜襲夏
令冬而春春而善居其夏者計禹聲所成就當不

止此今日歌苦雍門時也題其卷端願他日無忘
吾言

國雅序

雅者人心之始而王教之源也士大夫屏淫而尊
雅則人心正而王教成矣夫今世所爲耳目濡染
往而不可返者莫敝於制舉之文其機事變幻日
新日壞中於精神膏髓而不覺驅風氣人物以從
之嘻可懼也夫雅莫辨於人心而淫起於心之變
彼其所爲作者之本意古今差別不啻千里古者

不在說書而在傳意又不傳聖賢之意而自傳其
意以同於聖賢夫吾意達而聖賢之指益達是以
萬物不能亂其中而是非好醜無所撓於外夫然
後吾立言之體常尊而其言可以爲天下重故文
成而天下信之今者操筆注視之際皇皇焉惟工
拙好醜之是虞尋徑於聖賢已陳之句盡埋沒其
性靈而惟題貌之求如汲桔槔而耕石田其所滋
溉並非苗本於是假粉澤於子史而不顧其理之
安託靈氣於說鈴而不求其神之肖外之色澤塗

抹日新而中之骨髓面目日閉士以此愚其王公
大人即當軸之君子亦以此自愚而輕爲厲聘所
售其售而得之者粉澤之陋變而爲奢淫驕佚不
顧性命所在而第以快心於富貴名利之場如是
國家安得有真才天下安得有風俗哉吾慨雅道
之敝於制舉也如此往余爲諸生時深恨其束於
聲律格局而不能達聖賢之意以幾於人心之雅
也間取先進作者所爲文謝人事祛意見而觀之
其能超然題貌而自寫其意以傳之於書者多矣

而世亦尊而尚之即浮沉於面目者亦多貴其先
資而奉爲鵠然自正始以來言益巧筆墨益工而
傷於雅者何可隄止也要以得意於字句之外而
一新其性靈代固不乏爾而世俗復以粉澤塗抹
寶之見積而忘珠悲夫今世人不能辨雅而安能
禁其淫乎夫文章之道二非雅則淫而已而辨之
於作者之初意其以自傳靈性而不逐於好醜工
拙則爲雅爲真才其以殉人之耳目而僭粉澤塗
抹爲工則爲淫爲僞而流於富貴名利之徒人心

風俗之際可不慎哉乃國家設科衡文之意寔深遠矣余故擇其文之雅者始自開國迄於今代爲程爲元爲中駟之合於程者別爲三集標其立言之趣名曰國雅而敘其大者於端非故曰救世也夫人心王教或有補焉則俟之作者非余評論所能也

國雅程文集序

夫莠則含花花必歸實文有種子則莠也有歸結則實也二者皆程之極致也凡程從簡而取質簡

近拘質近拙二者須於神理辨之簡語自多質語自奇如昌陽之勝稀朮菽粟之勝珍齊不可以滋味甘苦論也凡程以密格含大局以卓識寄淺言加厚而神和養深而氣淡故能爲一時風氣之所歸然其識力不及者未有不類画虎者也讀程式者不宜掩長亦不必護短長則神骨短則皮毛簡可法則舍其拘朴可寶又化其拙取神奇於平澹見精神於古雅是謂得作者之意窺文章之謁者矣得文八十篇 國初風氣龐鬱文有開闢氣象

成弘間秉筆多端人故其文正大渾古自能不朽
嘉隆之際法力大鬯而精識副之先進一篇前無
往古 天子初服變入鑪錘而雅飭見於馳驟若
王者必世之作氣備四時自後吾之於人一篇馴
合造化遂於宗工著作之體鼎足而峙矣後之視
昔精彩傍之若根枝花果同於天生則三作而後
恐不免在堂之外室之內也

國雅元集序

文章氣運三年而變變之先者元也故凡一榜之
精微與衡文者之神氣皆聚於元元之神情體局
徃徃得氣之先迺其一點骨血默默遞授亦名傳
燈雖肌有豐瘦氣有王和而總之精神所歸元本
風雅每於淫泆之間別徵雋永追琢之外自有化
工拙用實而巧用虛能爲盡而能爲不盡大約得
題之髓八面玲瓏扼勢之奇風生兩翼從前會卷
第一吾無間然其他京省掄元門風亦不墮落吾
輩誦習須開闢真正法眼無徒向語言聲色上計
求永鉢也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一
元作自王文恪而下祖禰一派源流至今文恪古
色古力資養兼到自後唐中丞渾金鑪鑄資御其
養瞿宗伯和平變化養御其資遂於作者稱爲鼎
立其間儲錢霍之博大爾雅寔開唐先林許之澹
漠風藻元峰之渾博俊偉又作瞿始迨傅曹文有
餘力星橋行隊相生婁江公承其流風當文運鴻
龐之會沉思厚力善於用多陳吉所稍洗支詞還
之林許宗風益振變化日新田氣雋而妙自然鄧
力龐而稟正大月峯渾融簡貴具區熟煉精深蕭
變幻屬於天資李純密根於深造袁峭拔解悟陶
精鍊入神吳松陵挾秘嘔心軋坤再開湯宛陵純
綿裹鉄風雅重開精力漸鬯於隣初神韻特標於
子遜現阜氣象凝厚羽王風格轉道大約磨鍊苦
工神明妙悟兼斯二者方許傳衣是名相續之燈
不繫入門之寶後有作者幸自得之

國雅魁卷集序

衡文者一房之精神法理結聚於卷首一人此一
人者與元僅有一間耳其意格大畧相近相合特

元體渾成而此或稍露元氣和而此或稍王元含
蓄有餘味而此必暢其所欲言針鋒之間合離不
遠讀魁作者神強而氣酣力厚重而勢麗鴻每於
端飭縝密之中微有筆墨鼓舞之態故人人比元
作爲易而取捷更多其他中程之文不論名第大
都識題所重而扼其要此全在自立主宰苟胸中
浪無所見而以游言塗飾爲工者皆破的之所不
載也得文百餘篇

元雅序

史曹鎮日無事又椎拙不能博記古文圖書當代
方輿戶口甲兵錢穀之數即開卷竟日夜如口頭
數海錯名目卒未賺其腹也獨於制舉業來相質
者輒應對津津如客久遇故鄉人豈非結習使然
陸沉而不能出耶去年吾友李冲之來燕示余里
中所刻元雅憶余辛壬間輯商文毅公而下至許
同安所爲應制文若干首題曰元雅又欲輯顧文
僖汪青湖而下至鄒四山董玄宰黃貞父張君一
凡二十餘家以元翼會舊業棄去元翼不復完而

元雅本爲諸弟子收去然裒取多泛濫不能見作者精神之所存甲辰以後又不復綜理今刻中往往雜亂紕繆煩而寡要博而無倫賈人何知嚮利爲德余竊病焉乃四閱月以職事之暇粗爲揀擇抉其精微破其關鍵得文三百有奇琨阜三家畧已續輯夫人各一貌人各一情比而同之有如求劍要以靈心變化真氣流通句字之先別有印合知其解者合離正變光景日新迷其本者摘句尋章陳因相積夫作者之精微出于作者之口其已陳矣豈以操觚一點靈心內獨無元雅乎游於法而法不能盡者神妙於言而言不能窮者變古人善讀書者了大義不求甚解夫不求甚解大義所以了也求解焉義又千里矣世之尊信元雅者無亦第求其解乎若是則賈人嚮利之事非余次元雅意也

卯辰程墨選序

今人以取科第爲文章以記誦爲學問故學問陞而文章之道不尊古人以用處爲學問以明諸心

者爲文章故學問足經世務而文章可以見性命
其實文章非小伎也無從功利發根無以貨殖炫
博無隨人作計效鸚鵡無與時變化似醯鷄撒開
兩手獨見獨行憑着寸心無拘無礙自然乾坤獨
造君相不能陶鑄吾作此語似迂然書生能開眼
目便覺是中實有妙理旁有弟子請曰吾見先生
偃息山中譚服氣之術循省言之戒乃猶手拈新
制舉文甲乙不置也夫是皆性命語乎哉余笑曰
子誤矣吾謂其明諸心而得非繫逢世而得也今

其逢世何取焉匠氏之斤也適百里者之輿馬也
文章亦借途耳今人人以有用自期待即此制科
諸執寧不爲吾輩津梁若曰熟此足令位高而金
多無乃小視山下過來人也是集也初刻爲他選
雜亂今訂定而題其端

同門稿序

癸丑南宮之役總裁兩先生按功令戒非平弗收
也於是書二房得士十九人閱其三試牘無弗平
也錄其所習文亦無弗平也或曰取士以平將無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一
環奇恣放之士絀乎哉余曰嘻夫是惡能知平凡
人之情皆平常於其所有而駭異於其所無詩曰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飲者之浮於頰也賈胡之繫
其珠也其有之則亦至平常耳日月必有明金石
必有聲江海必有波虎豹必有文天地間負其所
有而所出者皆謂之平若物不爲世所宜有即奇
怪之物也事不爲人倫所經見則奇邪之事矣夫
事與物無取於奇而安得謂環奇恣放之先於平
古之人用心也內而不浮湛於外重其身而養其

氣是以爲文正大而不襞積明白而不鈎棘達其
中之所欲言而神氣面目無一之不現古君子之
知人也即殘篇斷藁憤笑嘻戲之辭甚至郵傳題
咏親故書牘馬上之檄官府之刀記皆能見其情
事而覘其人故其與人遇也若詹尹拂龜筮而姑
布相體骨百不失一是非以其有者求之耶我
國家取士而程以三尺之牘明先王之道通聖賢
之意理有方言有則寧惟是功令繩束不使軼於
平之一途政欲得其有者而見焉士挾其有以應

其所求無黼黻於章句而乞靈於詭怪言必肖其
衷而如其人斯亦平常矣而奇孰能先之然則取
士者舍平其奚收也水之治也曰地平樂之雅曰
和平王道曰平平吏道曰廉平千古其能游於平
之外也耶游於平之外者是瓌奇恣放非世所無
見宜有也不務信其所有而假借於所無以自炫
則是苟且於爵祿名譽之間世亦何藉若人而衡
文者奚取焉屬者余貌十九人皆恂恂淡漠而志
聖賢之道倘亦有而似之者今其伊始矣諸君益
達其所有而毋變而趨奇余不敢附詹尹姑布亦
庶幾無負兩先生功令焉刻其文令當世知取士
尚平意也

書四房同門稿序

余家世尚書先太史湛思經學者垂四十年其所
稱引法度則惟錫山樵李諸先輩也蓋嘗持論有
曰尚書家有本色政如削刀筆作記牒陳事雖別
而行之須有體樣然大要無他奇不過熟習而變
化生耳當余年十六時先太史即令日課尚書業

不休自後荏苒而年月而業不遷改古人所謂農
服其先疇者也嘗歎經學自二十年來選聲持格
屢變而益不振先是錫山從王仲山以後寬雅澹
泞涇里昆季暢其宗而樵李葵軒以精氣色澤獨
開門戶自後開之儀卿諸家繼之並赤幟一時然
皆綜述謨訓原本作者語無旁溢字無吊詭渾噩
之氣尚可想見至今日而寬雅澹泞浸爲舒緩淺
膚程於理髓入者尠矣而氣色馳騫展轉彫飾借
經於竺軋問津於百家離之愈遠競相效慕原具

其受病皆起於不習也夫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今
士子好新奇而不探訓誥精微之旨明聖王蕩平
之教離其本色所自有而索於理之所必無即波
濤春華何益於日新變化哉癸丑之役余分校關
中按題宗趣程士經學得其一二頗堪振起而共
事王洗馬先生及張黃門郭水部兩兄皆精心披
剔所得多沉深博大之士其爲尚書業亦種種具
美余從邸中各徵其行卷笥而藏之歸山無事稍
爲綜理兼採之坊刻補其缺遺字櫛句比積成六

百餘首付之賈人先太史見而甚喜間有商定手
墨未乾而高堂負痛茹血之餘不復重理鉛札粗
輯垂就之緒畧爲裁定僭述數語憶余受先太史
之教稍窺一斑未敢附於錫山樵李諸先輩然幸
以分校得觀海內諸家之全粗有概於今昔合離
變遷之故願經學家從伏習以求變化無厭薄本
色而驚於世俗陳陳之窠臼也則先太史四十年
辛勤亦借以不朽矣

十八房約序

家本讀書長而職史幸耳目不墮聾聵思路不渝
放失自分已得造物之厚古人稱一命之士苟存
心利濟則與造化同功余謂現前日用事有益於
人者皆可努力爲之誰謂讀書無功德也自吾休
沐南還宿舟中者三月深冬寂無一事偶携得癸
丑十八房全帙因開篋翻閱縱橫甲乙墨筆淋漓
纍至渡江流覽殆徧因念今日舉業士子守其故
步陳陳相因準方畫園爲人臣僕不能領聖賢之
意闢乾坤之觀蓋思力不用之妙悟精神全憑乎

採掇朝華易謝涪水無源夫人自有世界自有性
靈聖賢語言原是借案所以洪鐘無細響玉磬無
俗音寔則自寫本來總非隨人作計以此近裏用
心非獨文章歸宗亦今士子人品脚根粗得安穩
也又每見會試各房行卷徧帙繁浩呻吟之家困
於紙價不能得其大觀或有力網羅第取觀美未
窺一斑旋束高閣間有剗剔詮擇往往賈人嚮利
不究精微都無準的夫文章變化二年遞更令士
子不能窮變極微以合於先民宗趣其何以爲生
生新新之助也抵家之後索居城南菽水粗暇遂
復滌除披揀得文七百餘首布之通都旣令饒儉
之家兩得利益亦欲使士子知文章變化與日來
往各從自己性靈認取不致憑帖括陸沉也嘻吾
非易牙敢謂淄澠能辨不差抑同吾飲水者當向
此中問水味矣

二十房雅序

丙辰制額取士多分房校亦多其文稿幾不勝論
定乃諸家論定者亦不勝讀然吾諦觀之又何其

博寡要勞少功也未學之智比於嬰兒養嬰兒者
選食而使之進故不饑而不傷若廣羅百味任其
自擇或偏嗜珍錯而却五穀或垂涎太牢而置梁
肉曾未果腹而病及於腸胃矣吾嘗暇往蒙士讀
書處見其所誦習皆有房稿一本鉛硃標識絢爛
奪目叩之誰何甲乙茫然也師以是教弟子以是
學聖賢書意置之不譚先輩程墨輒指爲舊機花
樣其稍敏者獵新自喜掩襲割裂而馳騫於汪洋
迂曲之徑其駑者恥以寡約自居則見十竊一隨

聲學步竟日搜掇而神昏目眩蓋學術之陋如此
夫臞蛇以饗客惟易牙不甘其味奏趙曲爲雅聲
惟鍾期不溷其音猗頓不以燕石爲連城相如不
以郢賦爲騷些古來作者不易讀者良難况乎文
章各宣神明各具造物若不用心於內安能如食
蜜者知其中邊皆甜耶余山居多病而療病以書
偶閱國門所行丙辰諸稿積之經年批抹粗徧武
林門人沈生兄弟請而刻之余之衡文先書意次
法次機而歸之於雅夫書有意題有氣不領其意

而能得其氣者無有此政不可於鉅釘句字間求耳法者如人面目步位口不可以高於眼耳不可以前於鼻本自天成豈容錯亂又機似人身血脉流行骨節之間肯綮轉動非骨非肉開合由我披導自如故曰活機若土梗木偶轉動不能便入死法三者都謂之雅余雖執此論而應我繩者絕少又况世儒之雜觀泛取者終日如蒼蠅入枋榆垂老不覩天日者哉刻成而題之曰二十房雅并述其所以衡文之意以告夫蒙士讀書者集分爲二其上者誦法次亦備採雖然紙上鴛鴦耳靈巧在人心金針在人手吾願文章家向聖賢口頭索書意就程墨本子看機法無令百味雜進甘受嬰兒之嗤也

文準序

規矩巧之至者也今人以準方畫圓爲規矩而不
知巧之即爲規矩夫準方畫圓爲規矩規而規矩
而矩者也耳目口鼻之爲人紅紫之爲春色也然
象人果人也歟哉剪綵爲花其春色也歟哉世人

之言規矩法也畫地而結繩者也吾所言規矩活法也盤之丸而秤之子也憶吾與同舍徐子先論衡文曰吾視其法相其機法主格機主神夫神則天法也以機論法蘇子所謂必於衆中陰察之者豈在面貌位置間哉斯言也文章家不可不聞然吾政未易爲人告也當吾爲諸生時糊口受經指諸弟子文章法度日取先輩程墨及行稿揀其不磨者標指品題之抉精微破關鍵口授筆授幾無虛日諸弟子各篋藏滿去今垂十餘年及門攜此來質吾者恍如久客得逢故人奈舊本汎濫後來作者日新輒從其請爲刪剔滌除兼以更新補綴顧余如田畷說杭稻長年話水濱寧渠視十年前較有長進抑於機於法曩時指示頗不謬於作者今者潤飾筆墨之舊點綴耳目之新文具一化工人合一靈氣知者謂是巧不知者亦謂是規矩兩或有當焉諸弟子其謂我言何雖然知其爲規矩也而乃知其爲巧則我謂文章家準是可也遂命之曰文準而行於世

西湖談菴序

余病遊西湖見養生家錢先生先生謂余曰人生功業蓋世文章名滿天下其於一鍼元氣如漏卮注水余感其言作詩謝之有省言常護氣息念自通神之句遂假宿湖上僧舍浹旬日求盡其服氣之術而錢塘諸君子聞余至操文叩吾閣者履錯戶外既相對輒似酒人逢麴車津津不能置口矣省言獲氣之戒都不復記憶坡老所謂知過不改者也每坐上偶拈一題率爾談論粗有本末諸君

子遂以爲文客退不能多記其錄成篇者纔十餘首耳友請刻而傳之世余笑曰錢先生一服良藥吾不能服奈何以膏肓中語誤天下無病人時錢孟玉鄭德滋從余遊請曰願師無執養生家十成語坡老云與其茹也寧吐之適吾意而已余快其言曰是吾藥也吾病且霍然遂聽諸君子刻之

周季侯稿序

自作者代起而文章之權尊然權非其人弗尊也說者謂南宮三年而得一人夫是一人者有專權

乎哉吾陸沉於文章者三十年矣意所欲往而窮於力力所能往而窮于時若是則文章變化之間吾安能以人力勝之耶自吾出禮闈友人爲余賀得人者曰松陵周季侯名士也余亦聞季侯名重江以南及來謁見其冲穆似道而兼饒神檢信其名不虛也已得盡讀其行卷程格論勢力追先進而更有和平博大之氣行乎筆墨之間吾益以是珍重季侯而愧不能前季侯今不得以其權尊于世然吾友張賓王爲我言江南故有二周玉繩季侯是也生瑜生亮造物應自有意吾又安能以人力勝之憶吾嘗輯元雅又復欲輯元翼以爲一時登壇讓牛耳者訟不朽今季侯文行於世他日屈指作者吾知必有以處季侯矣

題鍾面溪封翁壽冊

面溪先生嗜隱行無官以子給事中貴官也然竟以無官隱耳讀天下書窮覽天下名山水而發之于詩歌其祭酒於鄉年八十矣壽之者曰軒冕貴而先生塵也珠玉珍而先生芥也樂矣久矣壽道

也余曰塵等貴見貴矣芥視珍知珍矣若塵自塵
貴自貴也芥自芥珍自珍也此兩忘而化于寬詩
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吾所壽先生者以其寬也
扶筇自暇則車馬自忙組荷自適則組佩自勞岩
石自安則官司自擾真樸自榮則名譽自辱由由
乎朝市之賓而享山林之重老而彌堅寂寞而不
知悔彼將何得乎此而何失乎彼是以太音振于
洞壑而大業惇于嘯歌此先生所以壽于千秋而
不與萋莢爭大年也

題高孝子傳後

吾嘗論孝庸常人事耳如吏不墨而女不淫固其
本色宜無足詫而叔世乃指爲獨雖然夫亦有獨
者古人論忠孝而要之于死蓋習所豫喪所殆中
人之情如是能於此際分明者便是非庸常人便
謂之獨高孝子居常色養常人孝耳至其蹈白刃
涉風波瀕死不遺其親雖求之古人當無以過蓋
人之心神憑其所見見風波白刃便不見有親若
其所見止有吾親自無風波白刃當今之世休于

外而喪于內者皆是也若孝子者亦可謂獨矣吾嘗惑愚公移山之事及讀孝子傳乃信夫孝子不顧一死以丐父命豈料身與親並完迺竟兩脫于虎口倘所稱匹夫之志不可奪者抑天相之矣然孝子第曰此庸常人事吾行其當耳豈願當世競指爲異而當世學士大夫其詫而異之夫其理又有可得而推者若孝子真可謂獨矣

擬試目戲題

士子來京師向我問試目者踵相錯也朝士大夫亦爲其子弟馳尺幅來徵比南還而里社迫索更苦余笑而應之曰弄筆寫生原是適興事一目先據于中大類畫方界學書寧能奮筆滿志否蘇季子得太公陰符書錐刺其股暮年而揣摩成今讀其說六國語曾有一字引陰符耶揣目之不能工爲文猶陰符不得作合從說也大畧對景所至活其靈心隨手拈起妙議疊疊從十指生如是文寧有定目耶諸生未解也固請曰以供寸晷射覆耳覆而中力省而功倍余又笑曰我非東方生安能

先知守宮窠數而代爲子射諸生曰先生且以目
衡人律令自先生出也余笑益不止曰令我今日
作律明日作令三尺又安在哉雖然伏習衆神能
作百首自饒爲之此古人作賦訣也拈出數題以
佐子操觚生意正不必預定其爲守宮窠數爾

題近科二三場選畧敘

自己庚越壬癸余居館下凡監司制科士例以其
程士錄及所上薦先資言來相質告者累年盈箱
積案也屬史事暇間以鉛墨甲乙之抉其精微該

洽合于先王之指者頗謂可以儀的都人士旣南
歸鑰之笥中久不復理矣自余讀禮偶見市中贗
余所詮次近科論策者與余曩日揀擇絕不類豈
咕嗶家未見大觀指一嚮爲全鼎遂以余名姓誤
通都耶嗟乎士之拘束聞見也難言矣余憶少時
當戊子己丑孤貧力學雅意汎覽欲一見南宮錄
及燕楚二錄原本不可得家太史懷筆墨從友人
所借錄竟三日而得其全本以歸余受而讀之蓋
艱難也念言及此幾痛欲絕夫士方挾烟薰冊子

而摹畫形聲字句無資力以讀當世之書即父兄以舌耕筆耨佐勞苦如先太史抑寧有幾乃今而悔余之不能讀父書也夫非盡人之子歟先太史之意亦可以念矣余故檢篋中所藏四科論策諸篇而裒其可爲儀的者以行之于世非第爲贗本解嘲以開廣都人士聞見而志余曩日趨庭之痛如此

自題山中三十六枕

山中人解山中語耳又墓田荒度白楊悲風滿眼
淒楚每檢遺書手澤讀至筆墨存處痛不復禁委
書枯坐寢以成疾獨念惟有性命一路寄託聖賢
口頭借此自證回頭一照風光灑然急起疾書不
暇作何名句乃知人生一點真性不論悲歡喜愠
到山窮水盡自然逼出誰謂白楊悲風獨非天籟
然則是義也在痛言痛在山中言山中謂之山中
義也可

題山中尚書三十六枕

丙辰春瓶粟不能餬十指會有婚嫁之事妻男謂

我當送窮余曼嘯不應一切薪水支吾悉以聽之
戒絕粒乃相聞也是時雨浹家中操作拮据徹
丙夜余燃燈坐別室以筆墨自遣漫取曩日所著
尚書言閱之其當意者百不存一觸景下筆閱十
夕得文三十餘首考之先進大旨粗謂不謬每一
篇成浮一大白乃知人生當境啼喜號咷都可鼓
吹性靈扶助筆墨古德云不受境轉乃能用境萬
事盡爾何況文章偶出令兒曹讀之笑謂曰窮能
助我作文字如此便當燒車與船延之上座雖然
我年十八時衣不蓋兩肘并口而飽便能從先太
史作尚書文幾萬言則此窮是我文字故人當相
從以老也兒子笑翁言迂趣觴觴余遂醉筆書

敘寶日堂自選稅

余既選文準諸弟子謂余宜以舊稿傳者余笑曰
老婦歎鏡猶話舊時粧束耶震澤毗陵開基作祖
然其合作亦時有耳意所至而文生焉夫意固難
至也余浮湛舉業半生然二十年落在帖括坑塹
中辛壬之際畧有省入便爲一第謝去所謂齊虜

以口舌得官可笑矣而斤斤愛其敝帚享之千金其如鷄肋之誚何或曰是已行之世者世亦曾擇而取之即自秘無庸也遂檢當日石簣先師所批定及了凡開之霍林諸先生一二許可旣於樵李洪弱生江上繆太質吳門陳我勅吾同杜吳君得諸君所評刻諸文稍一拈出附以已意論次計爲文三十餘首贅附選刻之末或曰子苟于校選而寬於自擇何居曰意至而文生意固不數數至也震澤毗陵吾以待先輩諸家若余則非意至者以供披揀未敢言竊比矣

孤山種梅敘

夫人標物異物借人靈古往而今自來風光無盡景遷而人不改興會長新是知有補斯完無虧不滿誰非造化轉水光山色於眼前繫此人功留雪月風花於本地維昔孤山逸老曾于瀛嶼栽梅偃伏千株澹蕩寒嵐之月峻嶒數樹留連野水之煙自鶴去而人不還乃山空而種亦少庾嶺之春久寂浮羅之夢不來雖走馬征輿開前堤之景色奈

暗香疎影辜此夜之清光是以同社諸君子點綴
冰花補苴玉樹種不移于海外勝已集乎山中灌
巖隙而長玉龍紛披偃仰壘澗滑而棲白鳳布置
橫斜幽心扶瘦骨同妍冷趣植寒枝共遠西泠橋
畔重開玄圃印清波六一泉邊載啓瓊樓邀皓月
非爲借風霜之伴與岸花江柳鬪春光亦將留山
澤之臞令溪飲巖居生氣色倘高人扶筇掃石政
堪讀易說詩若韻士載酒飛觥亦足吟風弄月使
千古勝塲不淪寂寞將六堤佳景盡入包羅豈獨
處士之功臣亦是坡仙之勝友余薄遊湖上緬想
孤蹤策月下之驢爲問山中誰是主指雲間之鶴
來看亭畔幾株花爰快述其良圖用同貽於好事
云爾

讀書印序

自證錄者張子證孔孟之語而記其所自得者也
孔孟之語一封閉於註疏再陸沉於帖括錯認扇
作仙人久矣且迷輪矢指并扇亦非吾且未歎人
非先尋自是孔孟一語直是性地透過如箭在弦

不得不發一脫於口便活活潑潑盡在人日用尋
常錯把儼孔孟話便落在語言窠臼裏吾今食息
受用誰非這箇馬自會行何須鞭影須知聖賢替
世人權立鞭影妙義盡在無名句中依此名句埋
會本等只解自己不解別人若解別人是從堯舜
尋位育向逢干覓舍生陋巷裏看獨樂顏回胼胝
上說焦勞禹稷總是鴛鴦繡出何預金針吾今只
以本色話頭薦取自家本色面目以書作印吾性
如泥泥體甚圓印亦不執到得合着性命便領畧

至聖無言昔年喜看機關解處只小兒解事不解
處更帶核連皮蹊徑旣生真飽絕少嘗言代朔之
人聽閩粵間鄉語未辨音聲的確寧論密意所存
似此童習之書盡是家常說話無之非是看取公
案上活局活機當下承當只向無絃琴自彈自唱
婁江管先生曰如子所見與我相通遂述讀書印

寶山堂初集卷之十一

十一



